

社區學校與社區教師

討論人：王秀雲

台北縣立柑園國中校長

壹、前言

「學校社區化」在學校經營的理想中，經常被提及，但並未因時空的轉換而賦予不同的定義，這象徵著：理想上，學校教育是應與社會一起脈動，甚至是領導社會變遷的；然而，實情卻是：社會的變遷對學校造成莫名的衝擊，一群教育專業基層工作者兢兢業業卻擋不住批評、聽不到讚美，長期見樹不見林的蒼茫下，「獨善其身」成了我們的甲冑，有朝一日，大時代是否要逼得我們丟盔棄甲呢？

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為歐美創造了新價值，同時也帶來了新問題，在眾說紛云、百病驟生的時代，英國小說家狄更斯說：「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人類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絕望的冬天」。透過逆向思考，滿目瘡痍的當今台灣社會，不正是教育工作者最好的舞台嗎？

每當主事者更替，總有新的理念要宣示、新的政策要貫徹、新的理想要達成，而終皆達成於社會和諧安定與國家命脈永續發展的目標。如此，學校教育應是堅持其本質——樸實的外表加上絢麗的內涵，在社區中潛心深耕，所有喧囂塵上的改革口號和大放異彩的嘉年華會都是學校教育的最忌。一九九六年八月，隨行仰山文教基金會「他山之石」的日本見學活動，「奈良井經驗」更肯定柑園人對「社區學校」與「社區教師」所下的定義和經營的方針。

貳、定位「社區學校」

常有友人詢及：「你的學校和社區的關係真好，令人羨慕。」也有友人質疑：「你的學校一天到晚在搞社區活動，那麼，學校裡的事怎麼辦？」更有友人關心：「你在學校搞社區改造，固然很有理想，然而，學生的升學怎麼辦？家長不反彈嗎？」乍聞，為之錯愕，隨而莞爾，因為，彼此對「社區學校」的定義不同，在腦海中產生的圖像就不一樣。

當初，「社區總體營造」的號角一響，兩、三年間，台灣鄉間的傳統產業、鄉土藝術、老街廟宇等，各以獨一無二的魅力，昂揚在國人面前，這時，我們思考著：古蹟廟宇、獨特產業、建築特色，並不是每個社區都有，但「學校」卻是上山下海、遍及台灣的每個角落，而且社區總體營造的主體在「人」，而「學校」正是造「人」的地方，「春在枝頭已十分」的雀躍，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只是，

無意間搭上「社區總體營造」這班列車，讓我們不斷省察自己：是不是在湊熱鬧？是不是想分食政府資源的大餅？是不是領導者表現個人魅力的舞台？當一切想法沈澱、一切疑慮釐清後，我們定位了「社區學校」的功能在：

一、培育社區人才

學校培育的人才，不應是「逐漸忘記家鄉」的人才，而是「願意」回到自己社區，並且造成改變的創業家」，所以，學校應該深入了解所在社區過去及未來的發展脈絡，以定位出社區需要的人才。再者，所謂「人才」，不能以現有學習成果定論，而是要培育「具有終生學習能力」的學生，他能不斷感應、思考社區的未來，這樣，社區營造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

二、傳承社區文化

學校除了必須提供基本課程外，它應該還是社區長輩將生活智慧傳給下一代的地方，所以，學校要由「社區的教育者」轉型為「社區的學習者」，以社區空間為教室、以社區文化為教材、以社區人士為老師，積極地向社區學習，一道菜餚，可能是先民利用自然素材並且融合社區風情的智慧結晶，廟會慶典，更是社區傳統精神價值的展現。

三、提供公共空間

在社區中，只有學校才是真正不分種族、宗教、黨派，不分貧、富、貴、賤的公共空間，它提供一個場所，讓社區的小孩，可以在這裡共同體驗社區文化，社區的人，也都可以在這裡自由平等的討論社區的過去與未來，所有人都能在這裡密切地互動，而共同學習、成長。

四、建立學習社會

除了學習風氣的倡導、學習團隊的開辦、甚至社區學習體系的整合，學校在「建立學習社會」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培育有學習能力的學生」，有學習能力的人，才能建立一個終生學習的社會，所以，學校的每一項活動，都要轉換成一套學習機制，注重過程的學習體驗，而不是成果的驗收。

參、概念的釐清

社區學校功能一旦確立，首先，自然釐清了「學校是社區文化堡壘」的概念。民智未開的時代，學校和社區的關係是「學校是社區文化堡壘」，教師是社會價值、道德規範的代表，當時事實也是如此，學校是社區中設施最完善的公共空間，老師是社區中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人，知識的來源管道一元化，師資培育管道也一元化，【堡壘】有精神指標的意味，學校、教師是領導者的角色，社區民眾、學生是追隨者的角色，沒有相對應的平權關係。這種「作之師」的「社區文化堡壘」意識，堅不可摧，一旦住民、家長對學校不滿意的時候，就只能批評或逃避。批評則造成學校和社區對立，逃避則造成學校萎縮。

社區時代的來臨，住民的觀念改變了。社區中的學校，是社區中的一個公共空間，社區的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須在這場所中，共同去體驗這個社區的先輩留給我們的是什麼？這個社區的寶貝在那裡？這個社區因為有我們而增加了什麼？這個社區的老老少少是不是有共同的夢想？我們是不是能包容、欣賞社區中異質的文化？我們希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在這兒過幸福的生活？我們彼此之間是

不是互相學習的？我們彼此之間是不是親密而起信任的？也就是說：凡此社區住民在學齡中，一定要在這裡共同接受系統的教育，和同年齡的鄰居友人共同感受家鄉的教育、文化、生活經驗，作為將來傳揚社區文化的共同素材。

在這個前提下，學校教育的目標須架構在社區原有文化基礎上，學校教育的績效須接受社區的監督，學校教育措施須說服社區住民的認同，社區民眾對學校事務的參與須更具理性與專業，這種種改變，都須從「認知」層面來調整，而調整的過程，須在一套彼此認同的學習機制下進行，互相學習和成長，所以，「文化堡壘」一詞，已然被時代所淘汰。

其次，要釐清「以學校為中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

「社區」意即「共同體」。「總體」，顧名思義，包羅萬象，舉凡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有其著力點。在「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希望工程中，學校，是標準化的學習場所，它所能著力分擔的工作是：把社區總體營造的操作模式轉化為一套學習機制，在學校經營的活動中，不斷反覆宣示、練習、修正，讓孩子從小習慣於「共同體意識」環境中的生活、有夢想、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和能力、對生活環境敏銳的感應力、改變現狀的行動方案等等，而不只是帶著孩子去協助社區掃街道、清垃圾。所以，它仍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學習歷程。

這一套操作模式，與學校現有班級經營體制是相輔相成的（每一個班級，就是一個社區），其中極具關鍵的是人是教師，在「經營最有魅力的班級」的過程中，除了理想、內涵，還須有熟練的技術，所以，教師群是否具備學習興趣和能力，是學校行政須努力並耐心地架構的——舉凡違反這套操作模式的建構過程，都將折損效果，所以對教師來說，它也是永無止境的學習歷程。

「以學校教育為切入點的社區總體營造」，正詮釋了建立學習型社會的精神，也是社區學校教育的要務，所以，它比「以學校為中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更貼切，而且，不易造成誤解。

肆、「社區教師」的角色

威權時代，大部份校長和老師是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學校，對社區的文化架構、生活映像、人文地貌的了解，是片段拼裝而成的，社區需要什麼？家長期望什麼？是由校長、老師主觀認定的，社區住民遇到一位校長，能與社區打成一片、能提高升學率、學生生活教育上違規事件少，就認定他是好校長；學生家長遇到一位常來家訪、教學認真、能讓自己的孩子上理想學校或浪子回頭的老師，就認定他是好老師；從未想到學校要把我們的社區帶往何處去？我的孩子是否學成後身負社區文化傳承的責任？老師是否愛我們這個社區？老師是否了解到我們社區獨一無二的特性？老師是否願意和我們分享我們的榮耀？老師是否願意和我們共同發覺我們社區的光芒？

社區時代來臨，教師面臨觀念上須解構、重組的空前考驗，「社區教師」的角色是：由「社區資源的掠奪者」轉變為「社區資源的分享者」；由「社區光芒的發掘者」發展為「社區光芒的共創者」；由「社區的教育者」轉化為「社區的學習者」。所以要了解或思考：

1. 這個社區的地景、街道是如何分布的？
2. 這個社區的歷史是如何演變的？它和各大時代演變的關係如何？
3. 這個社區的產業今昔之異為何？

4. 這個社區有幾戶人家？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
5. 這個社區老老少少的夢想是什麼？有沒有交集？
6. 這個社區與外界的溝通、交流頻率與方式為何？
7. 這個社區有那些民俗慶典？他們如何動員？
8. 這個社區的老年人都在做些什麼？
9. 這個社區的住民如何從事休閒活動？
10. 這個社區的住民遇到問題，如何解決？
11. 這個社區的住民共同的驕傲是什麼？
12. 這個社區的住民是否都願意說：「這是我們的學校」？
13. 這個社區的一切，我感應了多少？

「掠奪社區資源型」的教師，社區對他而言，只是提供一個就業機會而已，甚至，他有意無意間不斷向孩子揭示與這個社區背道而馳的「另類價值」，孩子的受教過程，成了「忘記家鄉的過程」，「分享社區資源型」的教師，社區對他而言，是和孩子共同體驗充實愉悅童年的地方，他欣賞、珍惜社區的一切；「挖掘社區光芒型」的教師，雖能讓社區的點點滴滴小光，一一復活，但仍嫌不足；「共創社區資源型」的教師，能和社區的孩子共同發覺、分享社區之光、尋找自信外，更能領著孩子走向從未到過的境界，用他們的自信不斷地再創社區的榮譽和驕傲，進而改造社區，躍身國際舞臺；「教育社區型」的教師，只是不斷釋放「沒有反省機制的能量」，無法檢測是否與社區文化契合，更無法預測施教的品質，「向社區學習型」的教師，能時時和社區一起呼吸、感應社區的好與壞、喜與哀、過去與未來。所以，「社區資源的分享者」、「社區光芒的共創者」、「社區的學習者」這三個指標，也正是一個教師專業理想的實現、工作環境的改造與生程學習的歷程，不是嗎？

伍、結語

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原則者日本千葉大學工業藝匠研究所宮崎清教授說：「社區總體營造的目的在營造一個個最有獨特魅力的社區」，「社區總體營造的原則是做等身大的家居服」，「社區總體營造的方法是大家一起來」。社區學校與社區教師的定位與經驗，並不是劃地自限或自我陶醉，而是依每個社區獨一無二的特性，經營並散發學校獨一無二的魅力，那麼，才算落實教育改革以達社區改造、國家重建的目標，這也是「本土化才能國際化」的真實意涵。

舊書不厭百回讀，
此日中流自在行。

～資深教授駱建人撰